

經義考

冊古

經義考卷一百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二十一

朱氏汝礪詩劄

十卷

存

陸元輔曰先師黃陶庵有詩劄二卷未及成書崑山朱商石倣之
會諸家之說而折衷焉亦名詩劄凡十卷其援据詳博義論精核
可翼注疏大全之書商石又有禮辨十四篇多出新意發先儒所
未發

蔣氏之麟詩經類疏

六卷

斷章別義

三卷

俱未見

毛氏晉毛詩草木蟲魚疏廣要

經義

考

卷一百十八

中華書局聚

四卷

存

晉自序略曰陸機草木鳥獸蟲魚疏相傳日久愈失其真予爲潤其簡略正其淆譌更有陸氏所未載如葛桃燕鵲之類循本經之章次而補遺焉命之曰廣要雖不敢比於解頤折角之倫亦僅效王景文十聞之一爾

錢謙益曰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以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其他訪逸典搜祕文用以裨輔其正學於是縹囊緗帙毛氏之書走天下

錢氏龍珍毛詩正義

八卷

未見

董氏說詩律表

一卷

存

顏氏鼎受誦詩弋獲

四卷

存

杜濬曰桐鄉顏鼎受孝嘉偶儻士也游學桂陽遭亂入衡山爲道士潔身而還誦詩弋獲四卷六義辨一卷國風演連珠一卷皆山中所撰也

朱氏

鶴齡毛詩通義

卷

存

鶴齡自序曰詩之爲道以依永而宣苑結以微辭而託諷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言詩爲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爲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掊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賓之易張霸之書同廢雖然烏可廢也古人之書卷末多繫以序孔安國移古文書序於各篇之首王弼移易彖象爻辭於各卦之中毛公取詩序移至詩首亦猶是也序之出於孔子子夏出於國史與出於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至春秋數百年間陳之太師肄之樂工教之國子其說必有所自大約首句爲詩根柢以下則推而衍之推行者間出於漢儒首句則最

古不易觀於六亡詩之序止系以一言則後序多漢儒所益明矣
觀於毛公之傳宛丘不同於序說則首句非毛公所爲又明矣序
之文最古毛傳復稱簡略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
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經或贅辭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
支離膠固舉詩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仲達疏義
又依違兩家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出大掃蒙翳而與
以廓清此亦勢有必至也雖然毛鄭可黜而序不可黜黜序則無
以爲說詩之根抵不得不尋文揣義斷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
明簡近情而詩人之微文奧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
孫之聲咳形容而追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
契券證驗而冥決以後代之爰書求其不爽必無幸矣吾所謂鑿
空之說不可以言詩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國風三頌
舍序其無詩矣惟是楚茨信南山至采芣隰桑諸詩皆正雅也而
序以爲刺幽衛武之抑幽王世詩也而序以爲刺厲凡若此類實
難免於學者之疑吾以謂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周公將五百年
太史掌記未亡矇瞍律呂未艾賢人君子絃誦未絕也雅頌猶殘
缺失次反魯始克正之況經戰國之雲擾秦政之燔滅楚漢之戰

鬪能保無簡編之淆亂者哉書藏魯壁猶亡佚居半三百篇特存於佔畢諷誦之流傳何獨能一無訛舛如故哉吾則以楚茨諸篇定屬錯簡序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深有賴於紫陽之是正者也語云豕尺雖斷可定鍾律序爲詩之豕尺也尙矣一汨於康成之膠滯再汨於紫陽之斥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誦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昧湮沒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竊主古義而參諸家於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爲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可否綜覈異同使積蔽羣疑渙若冰釋庶通經之一助云耳抑觀東萊詩紀所載朱氏云云皆奉古序爲金科黃東發引晦庵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漈之故初非紫陽本旨乎又不敢以紫陽之詩有殊於孔氏之詩又不敢以孔氏之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參伍羣說以折其衷焉世之學者其毋以予爲輸攻紫陽斯可矣

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

三十卷

存

朱鶴齡序曰昔夫子刪定六經而其自言曰信而好古夫三皇五

帝之事若存若亡蓋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書出苞吐符天
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顧信之不疑下至商羊罔
象汪芒僬僂之類尤爲喬宇嵬瑱夫子亦時時述而志之蓋其學
綜墳典徵文獻稟師傳苟古人之所有無不考求詳慎而不敢以
私見汨亂其間此所以爲善述也詩序出於子夏大小毛公亦秦
漢間人詁訓視他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爲箋卽不免踏駁自
有聖門闕疑之法在今人概黜爲郢書燕說此不可解也爾雅一
書古人專以釋詩亦子夏之徒爲之至六書必祖說文名物必稽
陸疏皆先儒說詩律令今人動以新義掩古義今音證古音此又
不可解也說者謂考亭集傳頒諸功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
爲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仍不用己說門
人問之曰序說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欲學者之株守一
家而盡屏除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今人之安於固陋荒忽者
哉余向爲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榷而成深服其援據精博近乃
自成稽古編若干卷悉本小序注疏爲之交推旁通余書猶參停
今古之間長發則專宗古義宣幽決滯劈肌中理卽考亭見之亦
當爽然心開欣然頤解嗚呼經學之荒也荒於執一先生之言而

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詩之有序也猶江之發源羊
膊嶺也毛鄭則出玉壘過湔壩而下時也後儒之說則歷三峽分
九道汨汨然莫知所極今與之導源岷山使知緣崖數百激湍萬
里之皆濫觴於此也豈非記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
乎世有溯源三百者必能尊奉此書爲孔傳未墜長發其俟之而
已

徐鉉曰啓源字長發吳江人

黃氏宗裔毛詩瑣言

一卷

存

繆泳曰黃宗裔字道傳餘姚人

毛氏奇齡毛詩寫官記

四卷

存

吳農祥曰漢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抄寫舊文西河說毛詩名
以寫官記本此

白鷺洲主客說詩

一卷

存

陸棻曰宣城施侍讀閨章參政湖西時葺白鷺洲書院講學楚人楊耿菴偕其徒爲都講大可與之辨淫奔詩并笙詩

詩札

二卷

存

詩傳詩說駁義

五卷

存

奇齡自序曰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廬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祕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爲石本者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註嗣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寧則復合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加子夏小序於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入之百家名書再入之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

子貢卽古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詩有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一語遂造此書其識趣舛陋卽此可見若申培魯人善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而藝文志亦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則申培說詩固自有據但傳文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言第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雖說詩而無傳文卽志又云所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隋志亦云小學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公說詩雖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說魯詩不名詩說卽謂魯說而詩說然詩說祇二十四篇無卷次亦並非二十八卷與二十五卷六卷況隋志又云魯詩亡於西晉則雖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者又曰魯詩亡於西晉則西晉後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晉之所亡者不卽爲明代之所出者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始亡則西晉以前凡漢魏說詩有從魯詩者則必當與今說相合乃漢魏以來說詩不一假如漢杜欽云佩玉宴鳴關雎刺之注云此魯詩也今詩說所載反剽竊匡衡所論如云風詩之首王化之基曾不一云刺詩如劉向列女傳云燕燕夫人定姜之詩或云此魯詩而詩說反襲毛傳爲莊姜戴嬀大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全非舊之詩故可知

且舊詩次第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其時吳季札觀樂以次相及在孔子刪定之前與毛傳訓詁傳次第無不脗合此非齊魯韓三家所得異者卽小有差殊不過豳王之先後與商魯之有亡已耳今詩說悉與古異有魯風無豳與魯頌而以豳與魯頌合之爲魯且又以豳之七月一詩名邠風雜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爲正續爲傳卽風與雅與頌中前後所次又復錯雜倒置與舊乖反然而外此無相合也獨子貢詩傳與此兩書自爲輔行爲補苴彼倡此和如出一手者申培魯詩宗不聞受學子貢子貢亦不聞授某某爲魯學兩相解後比若蛩駘亦可怪矣且其剽竊古說淺薄無理又飾以參差儼若未嘗竊其說者假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歌召南三篇是鵲巢采蘋采蘋越草蟲一篇或者采蘋一篇舊在草蟲之前乎曹氏詩說又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然要之皆臆說也今兩書采蘋則實在草蟲前矣然又恐人之伺其隱也又以羔羊江有汜兩詩更列之采蘋之前朱子小序辨說於邶之日月有云若果莊姜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於終風亦云此當在燕燕前也此卽以日月終風兩詩置燕燕前矣然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置之日月之前韓詩章句云鼓鐘昭王之時作

晁說之詩序論亦謂齊魯韓三家以鼓鐘爲昭王時詩今鼓鐘則
旣曰昭王詩矣又云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
變焉不以王風爲魯詩而以豳魯頌爲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齊
魯韓三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爲邠風使入小雅劉元城謂韓詩
有雨無極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然先儒謂此書世
無傳者且他書不經見也恐亦好事者附會耳今兩書以雨無正
詩則竟作雨無其極詩矣又史記孔子世家謂古詩三千餘篇孔
子定爲三百五篇孔氏正義謂史遷之說爲謬且云據今詩及亡
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
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篇亡失則謂三家不以六篇
見詩序也今兩書亦遂無六亡詩矣其私據古說原不精博適足
以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魯詩反不能襲偶拾他書所傳或燕齊家
則傾以徇之間有更易篇名以見巧異卽如鄭詩狡童以史記箕
子歌有云彼狡童兮與偶同也遂易名麥秀小雅之圻父以國語
圻招詩亦以圻爲圻父官相類也易名圻招又鄭詩東門之墀有
云豈不爾思子不我卽與論語所引唐棣逸詩豈不爾思句又相
似遂以東門之墀爲唐棣又小雅小宛以國語秦伯賦鳩飛或曰

卽小宛也則以小宛爲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卽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乃卽以還爲營衛詩定之方中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爲楚宮大雅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遂亦以抑爲懿戒凡若此者亦不可悉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說補之說之旣備傳乃或缺如小雅嘉魚魚麗旣詳之傳則說無所解矣大雅民勞桑柔傳旣無文則說可攷焉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全如小雅頍弁此燕親戚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云甥舅而傳曰燕親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或者分舉一義合之而後備如小雅四牡傳曰章使臣之勤則以國語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說曰勞使臣則以左傳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備窺其私智蓋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概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好旁竊小序又惟恐小序之爲朱子所旣辨也故從其辨之不甚辨者則間乃襲之否則依傍朱子傳而故爲小別然亦十之八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啗合者豈朱子陽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以告人者老學究授生徒市門日煩苦無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焉

其庸固固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以詩義相質難者攬撫二家言雜爲短長予恐世之終惑其說因於辨論之餘且續爲記之世之說詩者可考鑒焉

按二書皆係豐坊僞作

胡氏渭詩牋辨疑

二卷

存

惠氏周惕詩說

三卷

存

田雯序曰甚哉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刪定六經教授弟子於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反復興歎以爲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爲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句解而字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於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爲一編又與韓歐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

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
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屏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雖悖於經
畔於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久矣惠子元龍常讀詩而病之因
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
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考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
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爲孔子所深
論者與惠子通經續學以詩古文鳴於時當事嘗以其名聞徵詣
公車以父憂不赴人咸爲之侘傺太息焉然今天子崇尚經術登
進方聞如漢石渠天祿故事相與揚挖古今稱道盛美作爲歌詩
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屬哉此亦詩學廢而復興之一會也
余愛其書爲錄一通序而藏之以俟焉康熙癸亥七月

汪琬序曰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恆各守其師說異同離
合紛若聚訟而莫能彙於一蓋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秋主事凡
事之是非曲直瞭然於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
主志所爲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其詞則隱其旨則
微或美或刺或似美矣而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泳抽繹踰數
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卽如一關雎也魯詩至謂刺康后之晏起

而作一黍離也齊詩至謂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一茅苴也韓詩謂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一商頌也又謂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意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又雖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保殘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我門惠子元龍好爲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恍若有悟間出己意爲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據非如專門之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所著詩說先成多所發明雖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質而不俚善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夾漈紫陽之諍子矣

王氏夢白陳氏曾詩經廣大全

二十卷

存

韓菼序曰漢初去聖未遠而諸經師各自爲家以傳之其弟子不爲苟同夫豈無所受而云然固亦有說矣然而數傳以後或存或

亡吾甚惜夫亡者之不及見也未見存者之可棄也學者之於古書其愛之當如湯盤孔鼎其研而悅之也如嗜昌歠羊棗然可以辨其真贋而嘗其旨否故聖人之教在學博而說之詳也後鄭之於經也勤矣而其箋詩尤精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故不謂之注而謂之箋箋者表也識也然有不同卽下己意卽牴牾於毛者亦多矣而後之爲其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焯炫之屬孔氏正義則據焯炫以爲本者也其於毛鄭之不同者則兩申之而其間所引如孫毓王基王肅諸儒之說或述毛或申鄭駁雜紛如亦不偏廢也蓋收之毋寧博以俟夫學者之慎取之而已朱子於詩亦說之詳而反約者也集傳者集衆說之長斷以己意以授諸其門人遞相發明明初因輯之爲大全而說詩乃歸於一矣然自朱子之說出習讀毛鄭者蓋鮮而自科舉之學興朱子之說散見於大全者亦或有憚其繁而不復有記者於先賢詳審持擇之苦心亦晦矣甚矣其陋也梁溪王金襦陳依聖志士也通經好古有詩經廣大全一書以集傳爲主而存毛鄭之足存者又間及周禮儀禮注疏及他名物諸書以資博覽其言曰大全一書采羣經而或割裂片語未備本末引諸家論說而或未有折衷夫是